

廣州大典

陳建華 曹淳亮 主 編

廣州大典

64

第四輯·嶺南遺書
第六冊

廣州出版社

目錄

第六集

毛詩通攷三十卷

清林伯桐撰 一

毛詩識小三十卷

清林伯桐撰 五三

虞書命義和章解一卷

清曾釗撰 一一二

蠡勺編四十卷

清凌揚藻撰 一二一

紀夢編年一卷續編一卷

清釋成鷺撰 四八二

嶺南遺書
第六集

同治二年五月
南滿五區開雕

毛詩通說
三十卷

同治二年五月
南滿五區開雕

毛詩通攷卷一

嶺南遺書

番禺 林伯桐 桐君撰

攷鄭箋異義

鄭云注詩宗毛為主毛義若隱畧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別本六藝論是鄭特偶識己意非立異也然傳箋不同者大抵毛義爲長凡鄭所表明毛義讀者可自得之其別下己意者須求其所以異多以王肅語爲毛意又往往混鄭於毛爲毛詩學者分別觀之庶幾不失家法

周南

關雎序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聲是人聲謂言語也大戴禮記子張問入

毛詩通攷卷一

粵雅堂校刊

禮記子張問入自篇注聲言也衝口而出不必音節作詩則聲之清濁高下自有節奏故曰聲成文謂發言爲詩諧於五音也箋云聲謂宮商角徵羽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夫單出一字雖亦在五聲內然未足以見情詩序蓋以聲爲言語箋非序意疏云單出曰聲雜比曰音此對文則別說文耳部聲音也此散文則可以通

序哀窈窕蓋卽論語哀而不傷之義箋云哀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既非序意又是破字且紆曲多矣

君子好逑傳曰逑匹也逑卽仇之假借箋作仇是也但傳義卽雅訓爾雅釋詁仇偶妃匹會合也傳意以淑女會合君子有仇匹之義非如箋所云怨耦曰仇善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者也

左右流之采之芼之毛意左右皆如字讀故可無傳也箋云左右助也則讀左右爲佐佑既非毛義且無興意矣

寤寐思服傳曰服思之也服古通伏文選行旅陸士衡詩誰謂伏事淺伏事卽服事古毛意讀服爲伏而傳例不破字有別服思之也四

字連讀謂伏而思之也下文輾轉反側則伏臥而不周正

甚於此矣陳澤坡篇輾轉伏枕意亦畧同箋云服事也全非毛意疏云服

而思之亦所謂望文生義者耳

琴瑟友之傳曰宜以琴瑟友樂之謂得淑女則設樂待之

先言琴瑟後言鐘鼓堂上堂下之分也箋云賢女助后妃

共荇菜其情意乃與瑟琴之志同既非毛意又云共荇菜

之時樂必作并無興意矣

毛詩通攷卷一

二 粵雅堂校刊

關雎五章章四句者鄭箋本也鄭以參差荇菜爲實賦其事不作興故分爲五章耳故言三章其一章四句二章章

八句乃是毛傳原本

葛覃薄汚我私傳曰私燕服也謂燕褻之服故洗滌時要

用功揆莎也經文以私與衣對言故傳知是燕服又曰婦人有副祿盛飾其

餘則私也此私字兼褻服與常服在內常服非近體者但

澣濯之足矣經文私字對衣言傳文私字兼經文私與衣言則對公言也皆與公服無

涉箋云衣謂禕衣以下至禕衣此則公服正傳所謂盛飾

者豈可澣乎箋非傳意且於義未安

傳曰父母在則有時歸甯耳箋於此無文詩序箋云可以歸安父母言嫁

而得意猶不忘孝亦攷非有時歸甯之謂攷

國朝惠周惕力辨此非毛傳原文乃後人攷入者耳證據甚詳具在所著說內

桃夭箋未顯異於傳但毛意以九月至次年正月皆為昏時唐綢繆傳詳言之鄭以二月至五月皆為昏時標有梅及綢繆箋詳言之則此章傳箋文似同而義實異

宜其家人傳曰一家之人盡以為宜承上二章而廣言之箋云家人猶室家也則仍專指夫婦非毛意矣

免置公侯于城傳箋畧同孔疏以為毛意謂公侯以武夫自固如干城然鄭意則謂公侯可任以國守令扞城其民強生分別似無謂也

公侯好仇無傳者已見於關雎傳也毛意仇匹也迷乃仇之假借

毛詩通攷卷一

三

粵雅堂校刊

言能為公侯之好匹也箋云怨耦曰仇已失毛意又云敵國有來侵伐者可使和好之泥於怨耦之意益紆曲矣傳曰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無所不包疏云有文箋但以有武是也攻伐慮無為言偏而不舉矣

毛詩通攷卷一

譚瑩玉生覆校

毛詩通攷卷二

嶺南遺書

番禺 林伯桐 桐君撰

攷鄭箋異義

召南

鵲巢百兩成之傳曰能成百兩之禮也此必兼迎送言箋申傳意疏強分別耳

采芣傳曰于此以今字釋古字也儀禮士昏禮記大射儀注皆云今文於為于是也詩書多用于字論語孟子多用于字此章四于傳意無分箋云于以猶言往以也既非毛意亦非于字本義說文但云于於也象氣之舒于並不訓往

公侯之宮傳曰宮廟也此散文則通也大雅思齊雖在

毛詩通攷卷二

一

粵雅堂校刊

宮肅肅在廟此對文則別也

草蟲傳曰蒹葭也是汎言采蒹者欲得蒹以興嫁者欲得禮箋云在塗而見采蒹非傳意毛以秋冬至次年正月為昏期則不得見采蒹者爾雅釋草郭注曰初生無葉又陸璣草木云蒹山菜也二月中高八九寸老有葉滑美如葵

傳曰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毛意猶言先行禮於宗室耳箋以設羹者季女則非禮女云云殊泥箋固云凡昏事於女禮案納吉納徵請期之類皆設几筵於戶外是非止言親迎禮女也矣傳曰必先禮之者亦猶箋云於女禮矣何必以辭害志行露箋云謂二月中嫁取時也此與毛異案荀子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毛公傳荀卿之學者故其說同毛意九月至

次年正月皆可成昏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傳意正如是至於夏小正二月緩多士女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此謂男已三十女已二十者雖昏期已過仍許其成禮耳箋失毛意

羔羊退食自公無傳者易知也蓋言自朝退歸而食也箋云退食謂減膳也自從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箋意公者事也

事非毛意矣治天職則食天祿但當稱事而食先自公者順從於其事後其食耳非必以減膳為賢傳曰委蛇行可從迹也從迹與謂其言動合宜無不光明可以共

見使人循其蹤跡而依倣之也釋文引韓詩之說云公正貌箋云委曲自得之貌又與毛異次章箋文與傳似同而意實異矣

標有梅傳曰標落也尚在樹者七箋云梅實尚餘七未落

文似同也而意異毛於三章言三十之男二十之女則首

章次章可推故疏云首章謂男年二十六七女年十六七

案女子許嫁并謂年十五時女子自十五以至十九皆為盛年但細分則十六七比之十五為稍衰次章

謂男年二十八九女年十八九是也傳意以梅落與男女期

鄭以二月至五月皆昏期之正故首章箋云春盛而不

嫁至夏則衰二章云此夏鄉晚三章云謂明年仲春俱以

昏期為言傳箋各別

傳曰衾被也又曰禕禕被也則衾為被之複者可知箋云

禕禕帳也與傳異毛意以帳當有常設者而被則或禕或

復隨其時各抱之而往也

野有死麕傳曰春不暇待秋也毛意以九月至次年正月

毛詩通攷卷二

粵雅堂校刊

三

粵雅堂校刊

為昏期若孟春不成昏則又待至季秋後乃昏期之正意以二月至五月皆為昏期箋云思仲春以禮與男會與傳異矣

傳曰純束猶包之也案純不得訓為包箋云純讀如屯傳

例不破字然其意以為屯釋文云箋申傳耳

傳曰一歲曰縱蓋古義相傳如此周禮夏官大司馬先鄭

注亦同箋云豕生三曰縱但據雅訓未申明毛意也

毛詩通攷卷二

三

粵雅堂校刊

毛詩通攷卷二

譚瑩玉生覆校

毛詩通攷卷三

嶺南遺書

番禺 林伯桐 桐君撰

攷鄭箋異義

邶

綠衣箋云綠當爲祿非毛意經云綠衣黃裏卽承首句綠衣而言綠是闕色故以興妾上僭若祿衣則黑色乃五方正色於興意無涉矣祿衣者夫人之禮服而疏云祿兮衣兮以喻賤兮妾兮於義九未安

箋云婦人之服不殊衣裳謂衣裳相連爲一也上下同色此言衣裳

之制傳意當同又云衣黑而裳黃則破綠爲祿與傳異矣

女所治兮毛意女如字讀箋云女女妾上僭者則讀爲汝

俱本異於傳矣

毛詩通攷卷三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傳箋可通疏細分之此大意無甚異

也

燕燕遠于將之箋云將亦送也本鵲巢傳將送也而言蓋謂遠行以

送之

傳曰任大爾雅釋詁文疏云言仲氏有大德行是也先總言

之下乃細述之箋以爲任恤之任失毛意矣

終風傳曰言時有順心也毛意謂州吁有時有惠順之心

而後肯來見既來而又侮慢不敬是無子道也故下文云

莫往莫來也本是莫來而後莫往疏云箋云不欲見其戲

諛鄭意謂既無順心可不必非毛義矣與莫往莫來

願言則寔毛意我思以母道往加之則寔踰而不行也箋

云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寔也是破寔爲寔既違傳義且紆曲多矣

傳曰懷傷也謂我思以母道往加之則傷心而已箋與傳

異而不免紆曲

擊鼓與子成說傳意謂我或死或生在勤苦之中皆與子

成軍伍之數言其相親近也箋云我與子成相說愛之思志在相

存救也則破說爲悅似不如傳意之深遠矣案文選西京賦薛注說猶

分別解說也分別解

傳曰洵遠信極也蓋謂于嗟此同伍者疏遠兮不與我伸

極其情也始終相保則伸極其情矣上文不我箋云歎其

棄約不與我相親信味盡句中非傳意矣釋文云洵韓詩作賈段感堂以

毛詩通攷卷三

爲此假洵爲賈也賈

雄雉傳曰伊維以伊爲語助言自遺者維是爲阻難耳箋云伊當作緊

緊猶是也大意亦同然不免破字矣

匏有苦葉毛意以苦葉之不可食深涉之不可渡與禮法

之不可越耳箋云瓠葉苦而渡處深謂八月之時此亦傳

意所包括陸機云瓠葉少時可爲箋又謂陰陽交會始可

以爲昏禮納采問名者鄭以二月至五月爲昏期二月爲

春陽之中可以成昏八月爲秋陰之中可以納采問名故

與傳異但不如毛義爲長

迨冰未泮毛意正月以前皆可爲昏期箋云歸妻謂請期

也二月可以昏矣與傳異矣

谷風行道遲遲箋中明傳意耳

傳曰有謂富也蓋言富也亡謂貧也則或有或亡是兩事也

箋云有求多蓋言始亡求有則未有而求其有既有而求

其多是一事耳非傳意也

傳曰協養也據釋文則養也說文心部協起也興與起一

也義同箋云驕也既非毛意亦與說文異矣

式微傳曰式用也爾雅釋言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榮成伯賦式微服虔云

言君用中國之道微亦與毛同箋云微乎微者也釋訓大

意亦同疏強生分別耳

旄邱傳曰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

及此卽詩序之意箋以土氣緩則葛生闊節爲興意既紆

毛詩通攷卷三

曲且於責衛伯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不親切矣

傳曰日月以逝而不我憂是言黎寓衛之日月以次章傳

箋云女日數何其多也則指衛臣子之日月與傳異矣章次

仍是言黎寓衛日月之久與首章似自相抵牾矣

傳曰無救患恤同也卽詩序之意箋以衛臣不與諸伯之

臣同以同字其意寬矣

傳曰始而愉樂終以微弱言衛不能救患恤同昏亡而齒

寒也其義至廣箋以衛臣初有小善終無成功但就衛臣

之身言意則狹矣

傳曰充耳盛飾也是言其物箋云塞耳也是言其耳無聞

傳徵實而箋蹈空也

簡兮傳曰簡大也謂其人德量大也方四方也將行也謂

於四方而使其行在舞位是爲不用賢故刺之箋云簡擇

將且也則是擇人以備祀事於不用賢之意未切

傳曰以千羽爲萬舞蓋萬是總名商頌萬舞有奕千舞是

武舞言于則羽舞是文舞言羽則萬舞則兼文武言夏小

正二月萬用入學傳曰萬也者于戚舞也則于舞亦可稱

萬春秋宣公八年萬入去籥則羽舞稱萬也箋以萬舞但

爲千舞似太拘 傳曰敎國子弟以日中爲期是言一日

之中爲期者以日箋引周禮春人學合舞則以仲春日夜

平分爲日之方中此則一春之中也而仲秋之月亦日夜

分何以別乎故知傳義爲長

毛詩通攷卷三

泉水有懷于衛無傳案卷耳傳曰懷思此當同兩句連言

思亦無嫌也箋云懷至非傳意疏云我有所至念於衛

傳曰聊願也卽鄭所謂親親之恩也箋云聊且畧之辭則

近輕忽失傳意矣

傳曰敦厚卽前章裨益意遺加也卽前章適我意互文也

箋云敦猶投擲也與遺無別非毛意矣

傳曰摧沮也較謫責也更深箋云刺譏之言仍是謫我之

意似淺矣

靜女說懌女美無傳然召南草蟲傳說服也大雅板傳懌

說此亦當同箋說懌當作說釋云云殊紆曲矣

傳曰美其人能遺我以法則以女德言與前二章相應箋

云遺我以賢妃也意似淺矣

新臺籛條不鮮傳但解籛條者易知也小雅蓼莪傳曰鮮寡也寡亦少也此亦當然與下章殄絕也一例言籛條之行不少籛條之行不絕也箋云鮮善也既曰籛條其不善何待言又云殄當作腆則併破字矣

二子乘舟傳曰願每也葛覃傳言我也此當同疏云每有此言語似失傳意謂每我思此二子則養養然箋云願念也一句中既言念又言思豈不複乎

傳曰言二子之不遠害則以瑕爲遠也箋云瑕猶過也於行無過差既非毛意又云有何不可而不去則讀書爲曷併異毛音矣

毛詩通攷卷三

五

粵雅堂校刊

毛詩通攷卷三

譚瑩玉生覆校

毛詩通攷卷四

嶺南遺書

番禺 林伯桐 桐君撰

攷鄭箋異義

鄒

牆有茨傳曰中葍內葍也案說文葍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是葍以相交爲義交積材則有深隱之意中葍之言卽是內中宜淫之言箋云謂中宮所葍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非傳意疏語混鄭於毛

傳曰讀抽也案匡謬正俗云擗卽古抽字是以籊或作籊蓋毛公以籊解讀傳寫字省故止爲抽又案說文籊讀書也段懋堂云籊謂能釋其義字亦作紬細繹其義蘊是謂

毛詩通攷卷四

十

粵雅堂校刊

讀讀之義不止於諷誦諷誦止得其文辭讀乃得其義蘊箋乃云抽猶出也此小韻所謂疏又引之義者又以宣露爲言全非毛意矣

君子偕老次章傳曰綸翟闕翟羽飾衣也則首章象服是宜亦是以羽飾衣箋引子欲觀古人之象則是象鳥羽而畫之與毛不同 傳曰有子若是何謂不善乎以經爲倒句猶言如之何云子不淑也刺之意反觀而見箋云子服飾如是而爲不善之行於禮當如之何則顯刺之不如毛義之深婉矣

傳曰尊之如天審諦如帝疏云此章論祭服言其德當神明故尊之以比天帝是也又云何由尊敬如帝乎由其瑱

實如天又云元命包天之言何由尊敬如帝乎由其審諦

如帝故能與君子偕老云云諷刺總在言外箋云何由然女兒尊敬如天帝乎非由衣服之盛顏色之莊與反為淫昏之行既與傳異且明責之非隱刺之矣

傳曰以丹縠為衣蓋婦人尚華飾衣服中宜有赤色故以

為展也箋云展衣宜白是取周禮內司服先鄭注非毛意

也箋又以展衣字誤禮記作禮衣疏云以衣服之字宜從衣故也然闕翟

闕字亦不從衣故傳不改字

傳曰美女為媛爾雅釋訓文同郭注所以結好援釋文亦

云媛韓詩作援則箋謂邦人所依倚以為援助者亦傳所

包括之意疏自生分別耳

毛詩通攷卷四

定之方中傳曰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不言時而箋云其時可知

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此申明傳意耳疏強分別之

又案左氏莊公二十九年傳水昏正而裁杜注謂十月定

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定星而言水者以定國語為北方之宿故也

周語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章注小雪之中定星昏正於午

案午者謂正南方也皆以定方中為十月疏云小雪者十月之中氣

於此時定星昏而正中是也然則傳箋無異可知疏云傳以視定

為正南北則四句同言得制非記時鄭意不然云云似說定本在北方今傳曰南視定則首二句正是記時毛鄭意

也同

于旄傳曰浚衛邑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則三章皆以

大夫食邑言次章言在浚邑之都箋浚郊之賢者云云則

是賢者在浚之郊與都城而大夫來見之與傳異

傳曰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疏謂賢者願告之以此

猶如御者執轡於此馬騁於彼以喻治民立化於已而德

加於民使之得所有文章也箋云素絲為縷以縫紕旌旗

之旒縷其意既淺又云四之者見之數也疏云乘善馬其

意更曲俱不及傳義之深長言所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

四馬者是言大夫求治之殷故彼妹者子句緊相承接疏語似非毛意也

箋云以素絲縷縫組於旌旗既非毛意又云祝當作屬則

併破字五之六之謂五見之六見之則亦鑿矣

載馳傳曰載辭也箋云載之言則也大意亦同疏之體不

得不稍分別耳 草行曰跋者陸行即山行必有草也與水

毛詩通攷卷四

行對

三

毛詩通攷卷四

毛詩通攷卷四

譚瑩玉生覆校

毛詩通攷卷五

嶺南遺書

番禺 林伯桐 桐君撰

攷鄭箋異義

衛

淇奥會弁如星傳意謂會髮之皮弁其光如星也箋則以會謂弁之縫中又謂飾之以玉狀似星武公侯爵當貫結三采之玉七以爲飾與傳意不同

傳曰寬能容衆綽綽也言其性情也所包者廣箋云綽兮謂仁於施舍疏以施恩惠舍勞役中明之滯於一二事非毛意矣

考繫序使賢者退而窮處案說文穴部窮極也周禮大僕注以窮爲窮冤失職蓋失職則無可爲是窮極也序意當

毛詩通攷卷五

毛詩通攷卷五

如此箋云窮猶終也稍紆曲矣

碩人之寬無傳者抑簡兮傳碩人大德也此當同寬者寬也箋云形貌大人而寬然有虛乏之色不言其德而言其貌已失傳意又隱處不必饑餓何至有虛乏之色乎永矢弗諼是不忘其考槃在澗無傳者經文甚明也箋云長自誓以不忘君之志迂矣

傳曰邁寬大貌又曰軸進也每章俱以碩人之德言箋云邁饑意軸病也皆與傳違

碩人箋云碩大也此即毛義案考槃箋則此篇兩言碩人鄭意皆以爲形貌大人

說于農郊無傳者甘棠傳曰說舍也此當同說舍近郊則

更正衣服不言可知箋云此言莊姜始來更正衣服箋云

說當作襪既破字且不如傳意之廣大矣

氓傳將願也箋云將請也即用鄭將仲子傳語申明毛意疏強爲分別耳

上文秋以爲期故桑之未落桑之落矣俱因其時所見以

起興耳箋於是時國之賢者云云乃謂實賦其事非毛意

矣毛並不言賢者刺此婦人則是此婦自傷失身故曰

女與士耽則傷禮義即詩序所謂困而自悔也箋云國之

賢者刺此婦人見誘全非毛意

傳以桑落喻婦人遲莫正小序華落色衰之謂箋失傳意

三歲食貧緊承自我徂爾謂往彼之後三歲同耐貧也易知

故無疏申箋意云自我往時間汝家三歲以來乏於穀食

毛詩通攷卷五

毛詩通攷卷五

已貧矣經傳皆無此意

傳曰泮坡也釋文云坡本亦作陂案陳澤陂傳陂障也毛例不破字

以陂障釋泮字即是涯畔之意箋云言淇與陽皆有厓岸

以自拱持亦申明傳意耳

芄蘭傳曰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是以芄蘭之柔潤溫良

反興君德之不如也箋云芄蘭有所依緣則起喻幼穉之

君任用大臣乃能成其政非毛意矣箋云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知爲也此亦傳意所包括者箋與傳意

云容刀也遂瑞也此非毛意蓋容刀與觶爲類不與瑞爲

類且以遂爲瑞又須破字不如傳義爲長

傳曰鞞決也案周禮夏官繕人先鄭云抉者所以縱弦也

快即毛與先鄭說同箋云韞之言沓非傳意

伯兮傳曰伯州伯也蓋以詩言爲王前驅則必是稱其官

箋云伯君子字也失毛意矣

願言思伯無傳者易知也鄘二子乘舟傳願每也謂每我

思伯則甘心首疾也箋云願念也一句中言念又言思毛

意不如是

毛詩通攷卷五

三
粵雅堂校刊

毛詩通攷卷五

譚瑩玉生覆校

毛詩通攷卷六

嶺南遺書

攷鄭箋異義

番禺 林伯桐 桐君撰

王

君子陽陽傳曰由用也疏無案方言十三由式也是由可

訓用式微傳箋云由從也大意亦與傳同必從於房中

可分別者疏之體耳

揚之水王風鄭風皆有之鄭風傳曰激揚之水可謂不能

流漂束楚乎則此詩每章起二語皆當同疏云以興王者

行恩澤今平王不撫下民自不爲耳非不能也蓋反興也若如箋云云則是正興

不如傳義之深婉矣

毛詩通攷卷六

一
粵雅堂校刊

傳曰蒲草也箋云蒲柳非毛意疏云首章言薪則不宜言

草非也漢廣言刈其蔕上句卽是翹翹錯薪

葛藟王又無母恩此句是箋誤作傳毛詩按勘記詳辨之

云正義標起止箋云

王又無母恩是其證印中有麻傳意言其在朝時能使境垺處有麻麥草木箋

意言其放逐之後能如此大意亦同但小序云國人思之

則必是思其舊時傳義爲長 傳曰施施難進之意蓋君

子難進而易退望其來而憂其不來也箋云伺閒獨來見

已失毛傳意矣

傳曰子國復來我乃得食此小序所謂思賢也箋云言其

將來食庶其親已似非

傳曰言能遺我美真疏云謂在朝所施之政教是也箋云
庶其敬已而遺已則是今始望其施政教不如傳意深遠
矣

毛詩通攷卷六

二
嶺南遺書校刊

毛詩通攷卷六

譚瑩玉生覆校

毛詩通攷卷七

番禺 林伯桐 桐君撰

嶺南遺書

攷鄭箋異義

鄭

緇衣傳意以衣敝則王家當改爲自王朝還於其都則王
家當授以采祿蓋衣祿皆受於天子常改爲緇衣常授以
采祿則是常爲卿士也箋意皆謂民願衣之民願食之不
如毛義之廣大矣下二章略同

大叔于田傳曰狃習也箋云狃復也案復爲之卽是習箋
亦申傳意耳

清人傳曰左旋謂兵蓋軍尙左禮記少儀文故軍中皆左旋以

毛詩通攷卷七

一
嶺南遺書校刊

講習武事小序所謂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也箋云左謂御
者左車右中軍爲將則專指高克一車言非毛義亦與序
不相應

山有扶蘇傳曰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也高謂山下謂陽
大謂扶胥與松小謂荷華與龍也段懋堂云毛與鄭異鄭乃互易其大小毛

詩按勘記據釋文扶蘇扶胥也無小字又據疏釋毛傳皆
無小字釋鄭箋始有之又云唯云傳言扶胥小木者又云

古疏胥蘇通用呂覽漢書說文許氏扶作扶皆謂扶疏爲大木

傳意正同箋非毛義

次章傳曰狡童昭公也則首章狂狂人也自當謂其臣箋

非毛意疏亦混鄭於毛

傳曰松木也蓋橋乃喬之假借猶言山有高木也箋云喻忽無恩澤於大臣則是破橋爲槁失毛意矣 不見與乃見無傳者易知也言入其朝不見美而見不美者耳箋兩章俱言往觀不往觀則不見與見但以人意言並非實事全失毛意矣

韓兮序曰不倡而和也謂君未倡始而臣已自行其意也箋云君臣各失其禮非序之意

傳曰君倡臣和也蓋以下二句乃詩人述君之意以責其臣箋云羣臣自以強弱相服女倡矣我則將和之全非毛意次章亦同

非俟我乎堂兮無傳者易知也儀禮士昏禮主人升堂西

毛詩通攷卷七

十一 粵雅堂校刊

面賓升堂北面奠雁再拜稽首是也箋云堂當爲棖既破字非傳例又捨昏禮升堂不言而別言門棖甚無謂也東門之墀傳以近而易與遠而難對言蓋謂東門之墀除地町町其踐履則易以興昏姻得禮則易若茹蘆在阪則有阻礙其登陟難以興昏姻不得禮則難下二句則傳意甚明箋乃云易越而出女欲奔男之辭下二句又云望其來迎已疏云鄭以爲東門之外有墀墀邊有阪茹蘆之草生於上其爲禁淺與父兄之禁淺易奔男不來迎已耳又言欲奔之男其室近不來迎已不可得從也極形容女不待禮廉恥全無非託物起興溫柔敦厚之旨其失毛傳意更不待言

傳曰踐淺也蓋言家室雖淺自有主守欲取其物則難不比東門外栗樹無人守護取之甚易皆以興昏姻得禮則易不得禮則難也箋乃云栗在淺家室之內易竊取以喻其意亦在淺家室 又云栗人所啗食而甘者故女以自喻則是以甘食喻悅色恥心盡矣詩人何苦而代其津津言之固知毛義深婉矣

子不我即毛意女恨其不以禮來詩人稱常禮即所以刺亂也鄭意其女謂何不速來則極言女之無恥全非傳意子衿傳曰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此古人詩樂教士可考見者箋乃云女曾不傳聲問我則是朋友等常存問之事於刺學校廢尚遠矣 傳箋意殊鄭云爾 續也與毛異訓矣

毛詩通攷卷七

三 粵雅堂校刊

子甯不來疏云毛意責其不一來習業箋當謂不一來見已耳

傳曰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與古者教以詩樂意相應箋但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較之毛義稍寬汎矣

揚之水傳曰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以興忠臣良士豈不能誅除逆亂乎箋乃云激揚之水喻忽政教亂促不流束楚言其政不行於臣下意稍淺近不如毛義深長 亦同

出其東門首句毛意是詩人出國門觀婦女見棄者而閔傷之鄭意是男子棄婦者出國門有見而閔傷第四句毛

意匪我思慮所能存救鄭意匪我思慮所存念毛以縞衣是男縞巾是女詩人所見知其入本是夫婦願其復還室家相保鄭意是縞衣縞巾俱言女即棄妻者見其舊妻欲其少留大意略同然自己言之其意淺旁人言之其意深毛義爲長

次章傳曰闔城臺也箋讀闔爲都不免破字至傳箋各句有異者皆與上章同

野有蔓草毛意以零露盛則草延蔓興君之恩澤流則民蕃息鄭意則以蔓草零露爲仲春昏期與傳意異毛以昏期是先年九月至次年正月也次章亦同

毛詩通攷卷七

四

粵雅堂校刊

毛詩通攷卷七

譚瑩玉生覆校

毛詩通攷卷八

番禺 林伯桐 桐君撰

嶺南遺書

攷鄭箋異義

齊

著毛意以首章言士次章言卿大夫三章言君自上至下皆不親迎故陳古以刺時鄭意專就士言似未包括不如傳義矣 傳意素青黃卽是充耳之物箋謂所以懸此充耳之物者便隔一層 毛意瓊華瓊瑩瓊英皆言所佩之美石故曰尙之廣雅釋詁尙加也鄭意以尙爲飾謂卽充耳之物意義似淺矣

東方之日傳曰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其義甚明箋乃云

毛詩通攷卷八

十

粵雅堂校刊

日在東方喻君不明意思紆曲矣 傳曰履禮也謂以禮來我則就之由於君能以禮化民成俗也陳其盛衰箋則曲矣 次章倣此

南山傳曰國君尊嚴如南山然先言其居尊自不得無禮此風詩溫柔敦厚之旨雄狐句乃刺其非禮也箋謂雄狐求匹耦於南山則二句俱刺其意淺近矣 三句至五句傳箋無異 末句當刺齊襄公思文姜前二章刺齊襄公後二章刺魯桓公以懷爲來謂文姜何復來次章又云襄公何復從之自生歧異

傳曰鞠窮也釋言刺魯桓何爲又窮盡文姜之邪心使如齊乎箋乃云何復盈從命至於齊乎意紆曲矣

盧令傳曰髮好貌案說文髮髮好貌謂其人貌既好而且髮好也田獵馳騁其髮易亂而能見好則其能可知箋云髮當讀爲權則須破字非毛意矣

敝笱傳曰鰓大魚疏引孔叢子云衛人釣於河得鰓魚焉其大盈車是則鰓爲大魚可知箋乃云魴也鰓也魚之易制者全非毛意

傳曰如雲言盛也其從之盛正與魴鰓大魚一例所以難制箋云其從者之心意如雲意思紆曲雲之行順風耳云未免放寬說了 三章其魚唯唯 二章其從如雨三章其從如水 傳箋之所以異大略相同

猗嗟傳曰選齊謂其舞則齊於樂節射必有樂以爲節箋謂於倫等最上非毛意 貫中也謂穿侯而中之射以穿爲能箋云貫習也意俱寬緩矣

毛詩通攷卷八

二 粵雅堂校刊

毛詩通攷卷八

譚瑩玉生覆校

毛詩通攷卷九

嶺南遺書

攷鄭箋異義

番禺 林伯桐 桐君撰

魏

園有桃首二語傳意皆以爲興箋乃云魏君不取民食園桃而已不施德教則是實賦其事既非傳意且近淺薄矣傳曰夫人謂我欲何爲乎解子曰何其大人即不箋彼人謂君也曰於也乃申明傳意疏似妄生分別耳伐檀傳曰萬萬曰億蓋與九章算術同箋云十萬曰億則以百千萬億十十遞加與傳意小異

傳云熟食曰飧本周禮秋官掌客蓋客始至之大禮舉大禮言正以見君子之不苟也箋云飧讀如魚飧之飧非毛傳之意鄭答張逸以飧禮太多非可素云云亦頗勉強

毛詩通攷卷九

十 粵雅堂校刊

毛詩通攷卷九

譚瑩玉生覆校